

南渡记

野葫芦引第一卷

宗璞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247.5

933=3

:1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

南渡记
野葫芦引第一卷
宗璞著

本书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渡记 东藏记/宗璞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6.6

(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)

ISBN 7-02-005577-X

I. ①南…②东… II. 宗…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
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2868 号

责任编辑:杨 柳

装帧设计:翁 涌

责任印制:李 博

南渡记 Nan Du Ji

东藏记 Dong Cang Ji

宗璞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472千字 开本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19.375 插页6

2004年5月北京第1版

200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5577-X

定价 33.00元

(全二册)

宗璞，1928年生于北京，河南唐河人。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，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南渡记》《东藏记》（《野葫芦引》第一卷、第二卷），中短篇小说《红豆》《鲁鲁》《三生石》，散文《西湖漫笔》《奔落的雪原》《花朝节的纪念》《三松堂断忆》，童话《寻月记》《花的话》《总鳍鱼的故事》等。

《南渡记》，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；《东藏记》，2001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。

出版说明

一九八一年春，茅盾先生遗嘱将自己的二十五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，作为基金，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，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。是为茅盾文学奖的缘起。其后二十多年中，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，影响甚巨。

我社自一九九八年春出版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”，先后收入在我社出版并获奖的十一部作品。“书系”深受广大读者欢迎，数年内多次重印。二〇〇四年冬，在作者、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们编辑出版了包括一至五届二十二部获奖作品的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”。

二〇〇五年春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揭晓。现将获奖作品收入“全集”，再次推出，以完整地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的成果。

在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”的编辑过程中，对所有作品进行了文字校勘；一些以部分卷册获奖的多卷本作品，则将整部作品收入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6月

主要人物

- 孟樾(弗之) 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
吕清非 孟樾岳父
吕碧初 孟樾夫人、吕清非三女
峨(孟离己) 孟樾长女
媚(孟灵己) 孟樾次女
小娃(孟合己) 孟樾子
吕绛初 吕清非次女
澹台勉 绛初丈夫
玆子(澹台玆) 绛初女
玮玮(澹台玮) 绛初子
赵莲秀 吕清非续弦夫人
吕贵堂 吕清非本家侄孙
吕香阁 吕贵堂女
卫 葑 孟樾外甥、明仑大学教师
凌雪妍 卫葑妻
李宇明 明仑大学教师,卫、凌好友
凌京尧 凌雪妍父
岳蘅芬 凌雪妍母
缪东惠 岳蘅芬舅父
掌心雷(仇欣雷) 峨同学
麦保罗 美国驻华使馆官员、玆子男友
庄苜辰 明仑大学物理系教授

玳 拉 庄亩辰妻
庄无因 庄亩辰子
庄无采 庄亩辰女
李 涟 明仑大学中文系教师
金士珍 李涟妻
之芹、之薇 李涟女

序 曲

【风雷引】百年耻，多少和约羞成。烽火连迭，无夜无明。小命儿似飞蓬，报国心遏云行。不见那长城内外金甲逼，早听得卢沟桥上炮声隆！

【泪洒方壶】多少人血泪飞，向黄泉红雨凝。飘零！多少人离乡背井。枪口上挂头颅，刀丛里争性命。就死辞生！一腔浩气吁苍穹。说什么抛了文书，洒了香墨，别了琴馆，碎了玉箏。珠泪倾！又何叹点点流萤？

【春城会】到此暂驻文旌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。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，嚼不烂软塌塌苦菜蔓菁，咽不下弯弯曲曲米虫是荤腥。却不误山茶童子面，腊梅髯翁情。一灯如豆寒窗暖，众说似潮壁报兴。见一代学人志士，青史彪名。东流水浩荡绕山去，岂止是断肠声！

【招魂云匾】纷争里渐现奇形。前线是好男儿尸骨纸样轻，后方是不义钱财积山峰；画堂里蟹螯菊朵来云外，村野间水旱饥荒抓壮丁！强敌压境失边城！五彩笔换了回日戈，壮也书生！把招魂两字写天庭。孤魂万里，怎破得瘴疠雾浓。摧心肝舍了青春景，明月芦花无影踪。莽天涯何处是归程？

【归梦残】八年寒暑，夜夜归梦难成。暮地里一声归去，心惊！怎忍见旧时园亭。把河山还我，光灿灿拖云霞，气昂昂傲日星。却不料伯劳飞燕各西东，又添了刻骨相思痛。斩不断，理不清，解不开，磨不平，恨今生！又几经水深火热，绕数番陷人深井。奈何桥上积冤孽，一件件等，一搭搭迎。

【望太平】看红日东升。实指望春暖晴空，乐融融。又怎知是真 是幻 是辱 是荣 是热 是冷 是吉 是凶？难收纵，自品评——且不说葫芦里迷踪，原都是梦里阴晴。

第一章

一

这一年夏天，北平城里格外闷热。尚未入伏，华氏表已在百度左右。从清晨，人就觉得汗腻。黑夜的调节没有让人轻松，露水很快不见踪影，花草都蔫蔫的。到中午，骄阳更像个大火盆，没遮拦地炙烤着大地，哪儿也吹不来一丝凉风。满是绿树的景山，也显得白亮亮的刺眼。北海和中南海水面积着阳光，也积着一层水气，谁知道水也不会清凉。空气经过暑热的熬煎，吸进去热辣辣的。在热气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令人惊恐的东西，使人惴惴不安。

说不出这种惴惴不安究竟是怎样一回事。它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人所熟悉的一种心情。自从东北沦陷之后，华北形势之危，全国形势之危，一天比一天明显。《塘沽停战协定》实际承认长城为中日边界。《何梅协定》又撤驻河北的中国军队，停止河北省的反日活动。日本与汉奸们鼓噪的“华北自治运动”更是要使华北投入日军怀抱。几年下来，北平人对好些事都“惯”了。报纸上“百灵庙一带日有怪机侦察”的消息人们不以为奇，对街上趾高气扬的外国兵也能光着眼看上几分钟。三教九流、各行各业各自忙着生计时，还不失北平人的悠闲。晚上上戏园子听两口马派或谭派。摆香烟摊儿的在左近树杈上挂着个鸟笼子。学生们上学时兴兴头头把车骑得飞快。太阳每天从东四牌楼东转到西四牌楼

西，几座牌楼在骄阳中暴晒过多少年，并未发生火灾。什刹海绿堤上夏天的鲜碗儿里，鲜藕、鲜菱角和鲜鸡头米没有少了一样。就在这平淡中，掺杂着惴惴不安。像是一家人迫于强邻，决定让人家住进自己院子里，虽然渐渐习惯，却总觉得还是把他们请出去安心。

人们过日子之余，还是谈论天气居多。“今年这天可真邪乎！”其实去年可能也一样热，只是人们不记得罢了。

不过明天或下一分钟要发生的事，黎民百姓谁也难于预料。

这天下午两点多钟，西直门过高亮桥往西往北的石子路隔着薄底鞋都发烫。这路有北平街道的特点，直来直去，尽管距离不近，拐弯不多。出西直门经过路旁一些低矮民房，便是田野了。青纱帐初起，远望绿色一片。西山在炽烈的阳光下太分明了，几乎又消失在阳光中。路旁高高的树木也热得垂着头，路上车辆很少。一辆马车慢吞吞地走着，几辆人力车吃力地跑。只有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得飞快，向北驶去。

车上坐着两位四十上下年纪的先生。他们是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孟弗之和物理系教授庄贞辰。

孟樾深色面皮，戴着黑框架眼镜，镜片很厚，着一件藏青色纺绸大褂。庄贞辰面色白净，着一件浅灰色绸大褂。他们刚在城里参加过一个聚餐会。孟先生闷闷不乐。庄先生却兴致勃勃。

“蒋的这次庐山谈话会规模不小。”庄贞辰说。他每次参加这种聚会都觉得很新鲜。其实庐山谈话会的消息，报上已登了许多天。谈话会分三期进行，邀请许多名流学者参加，中心议题是对时局的分析和对策。

孟樾看着前面白亮亮的迅速缩短着的路，心不在焉地说：“可真能解决什么问题！”“邀请你参加第三期，你要去的了？”贞辰头小，眼睛长而清澈。脸上总有一种天真的神情。

孟樾转过脸，对贞辰笑了一下：“去是要去，只是我怀疑有什么作用。杨、秦两校长已经到了南京。现在大概已经在庐山上了。”

“谈谈总有好处。”卣辰好心地 说。

“我们国家积贫积弱，需要彻底的改变。”孟樾说，“你听见那民谣吗？”他一面说话一面回想着聚餐会上听说的民谣，那是他的连襟澹台勉说的。澹台勉是华北电力公司副总经理，留学德国，是工商界一位重要人物。他最近到下花园煤矿视察回来，说那里流行一首民谣：“往南往南再往南，从来不见北人还，腥风血雨艳阳天。”当时大家说这像是一首“浣溪沙”的上半阙。孟樾说，民谣素来反映人心，也有一定预言作用。他反复念了两次“腥风血雨艳阳天”，餐桌上的空气渐渐沉重。有两位先生正举箸夹菜，那乌木箸也在半空中停了片刻。

“民谣其实都是人故意编出来的。”卣辰说，“譬如李渊要做皇帝，就编一个十八子怎样怎样，忠义堂前地下的石碣当然是事先着人埋好的。”

“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？”孟樾一半是问自己，“我们的国家已经经过快一百年的腥风血雨了——其实逃不过的。”

“打仗吗？”庄卣辰坐直了身子。

孟樾沉默了半晌，才说：“政府现在的对策仍是能忍则忍。今天大家谈话虽大都表示要立足于战，却较谨慎，你看出来了吗？”

卣辰睁大眼睛，认真地想自己看出来没有。

白闪闪的路继续缩短着。他们斜穿过一个小镇，很快看到明仑大学的大门。

车子驶过校门，穿着制服的校警向他们肃立致敬。孟樾摆一摆手。校园里别是一番天地。茂密的树木把骄阳隔在空中，把尘嚣隔在园外。满园绿意沉沉，一进校门顿觉得暑意大减。

“先送庄先生。”孟樾吩咐车夫老宋。

车子绕过一条小河，很快停在一座中式房屋前。庄卣辰下车前郑重地说：“我看出来了，也有人不谨慎，你看出来没有？”

还没有等回答，他就说：“那就是你。”

两人各自抬抬手臂,算是分手的礼节。

车子复又绕过小河,往校园深处驶去。

“我说了些什么?”弗之想。他素来是个谨慎的人,常常把做过的事回想一遍。他自己曾说:“吾日三省吾身,太费时间。一省还是做得到的。”他很快想起来,午饭间他曾说:“国家到得这个地步,远因是满清政府的腐败,近因就得考察一下。中华民族有的是仁人志士,为什么许多事办不成?主要是不团结。”接着说到以北平为国际性的文化城的不可行处。这种设想几年前便有,要把北平变为不设防城市,要将华北作为特殊地区。弗之说,华北特殊化实在是日本操纵的“华北自治运动”的延续。“自治来自治去,都自治到别人名下去了。”下面的话大概有不谨慎的嫌疑。他说的是“苏联革命有其成功之经验。是不是社会主义更尊重人才,能发挥每个人的作用,也能更使人团结?”当时中文系讲师钱明经咳了一声,似乎不以为然。生物系教授萧激马上岔开了话,一般地说了几点目前形势。

“子蔚谨慎有过于我啊。”弗之暗想。他知道萧激岔开话是免得多谈主义。可是大家虽都谨慎,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语,却于沉重之间感到腥风血雨之必来,而且不该躲避。

“我辈书生,为先觉者。”弗之想着,望着秀丽的校园。车子经过一处新修整的假山,在玲珑剔透的孔穴间留有一窄块平石,说好等他题字的。

车子经过槐阴夹道的路,经过小山和几座古式建筑,停在孟宅门前。他下了车,对老宋说:“明天下午三点,到欧美同学会。”老宋恭敬地应了一声,看着孟樾进了门,才把车开走。

屋内很静。悬着浅黄色纱窗帘的小门厅十分舒适宜人。通过道的门楣悬着一个精致小匾,用古拙的大篆书写“方壶”二字,据考证,这是这座房屋原址的名字。不远处的校长住宅,名为圆甑。孟樾每次回家,一跨进大门,便有一种安全感。他知道,总有一张娴

静温柔的笑脸和天真的、稚气的叫“爹爹”的声音在等着他。他们该都睡过午觉了？他走进过道，过道拐弯处有一个向外凸出的弧形的窗，正对花园。凸窗下有一个嵌在墙上的长木椅，是孩子们爬上爬下的地方。这时一个男孩正垂头坐在那里。

“小娃！你怎么没睡觉？”孟樾诧异地问。

小娃没有像往常一样扑上来迎接爹爹。他慢慢放下手里正玩着的东西，抬起头来，脸上带着专注沉思的表情，和一个六岁的孩子很不相称。停了一下，他还是跑过来牵住爹爹的手，一面仰着脸儿，问：“爹爹，耶稣是哪一年生的？”

孟樾每天和孩子谈话的时间很少，而每次小娃都提出不止一个问题，使他颇失为父的尊严。这次倒还好，他不必思索就答出来：“今天是一九三七年，七月七日。耶稣是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以前出生的。我们的公元纪年就是从耶稣出生那年开始算的。”

“为什么从耶稣开始算？为什么不从你生出来或者娘生出来或者姐姐或者媚生出来开始算？”

“耶稣是个伟大的人物。”孟樾说，觉得一时很难讲清耶稣究竟怎样伟大。“他爱人，愿意为别人牺牲——小娃刚刚玩的什么？”

他们走到凸窗前，小娃从椅上拿起一个木制十字架递给孟樾。这十字架上有耶稣受难像，雕镂精细。无怪乎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
“这是媚从姐姐房间里拿来的。”

姐姐孟离己小字峨，今年从一个教会中学毕业，正准备考大学。

“耶稣爱人，愿意牺牲，别人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吗？”小娃仍仰着小脸问。

“那些人当然是坏人。”孟樾忽然有些烦躁，把木像还给小娃。小娃体谅爹爹可能累了，便握住木像不说话，跟着孟樾走进内室。

室中彩色缤纷，床上地下都拖着亮光纸环的链子，像到处流淌

着鲜艳颜色的小溪。孟夫人吕碧初和十岁的小女儿媚正高兴地裁纸涂糨糊。“小心！别踩了！”她们笑着警告。小娃拉起一条金黄的纸链，又拉一条鲜红的，“我也来，我会涂糨糊！”“得了，得了，就快完了。”吕碧初说。

“这是为明天卫葑的婚礼吧？”孟樾脱下长衫，媚抢着接了放在椅子上。碧初也笑盈盈地站起，从椅上拿起长衫挂好，转身从浴室里取出凉手巾，让弗之擦汗，一面说：“婚礼我们不用操心。新房布置得虽不错，可太素净了，拉几条颜色链子就热闹多了。已经够了。”说着把小娃手中的木像拿过看了一眼，说：“这是峨的。你怎么拿出来？一会儿姐姐要生气。”

“是我拿的。”媚忙说，“我们放回去。”姐姐是家中最爱生气的人，谁也不愿意惹她。

“先收拾这里。”碧初说。小娃也帮忙，一面说着笑着，也不知道说的什么，笑的什么，满室温馨的气氛，让人心里熨帖。弗之坐在藤椅上看着，忽然自语道：“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碧初把那彩色河流束拢了，放进杂品柜里，转脸问。马上又说：“时局怎样了？外面有什么消息？”

“那蚕食政策是明摆着的。狼子野心，无法履足。一味忍让，终有国破家亡的时候。”他说，见大小三张极相似的脸儿都望着他，自己笑了。“也不至于马上就打到北平来。”说着起身往书房去了。

书房在孟家是禁地，孩子们是不准进的。一排排书柜占据了大半间房。靠窗处摆着一张大写字台，堆满了书稿。这桌面是禁地中的禁地，连碧初也不动的。弗之自己说是“乱得有章法”，别人一动就真乱了。在弗之坐的转椅后面墙上，挂着大字对联，每个字有一尺见方，是从泰山经石峪拓下来的，这几个字是“无人我相，见天地心”。桌上在乱堆着的书稿中有一个六面绿色玻璃铜框台灯。灯身上镌满了篆字，细看可以辨出是五千字道德经。

转椅内侧有一个小长桌，摆着五六方砚台，有的有漆匣或红木

匣。有一个“墨海”，是在一块长方形石上雕出四座小桥，簇拥着当中的圆形砚池，这里聚墨最多。还有一块朴素的汉砖砚，看去直如一块大砖，磨来很温润滑腻，这些都是弗之心爱之物。他这时不看一眼，只在转椅上转过身面对大字对联，默默坐了半晌，忽又转回来，把桌上的文稿推开，也不管它们压着扭着，自己低头写他的著作《中国史探》。

崞和小娃在碧初房间里玩了一会儿，赵妈来说大师傅问太太，从秦家花园里挖来的十几株荷包牡丹是不是种在花坛边上。这位大师傅名叫柴发利，除做饭以外兼做园丁，于饭食和花木倒都有些审美趣味。碧初说自己去看看。“老阳儿还高着呢，地下火烤的一样，您等晚饭过了再去不行？”赵妈笑着说。

“就种在花坛边上罢。”碧初想了想说，“你交代过了，还来帮我收拾衣服。崞的准备好了，小娃的短裤扣子得重钉。”

“大小姐不去？”赵妈随手整理着什物。

“忙着呢，”碧初说，“毕业考试完了，还一样忙。”她皱眉。转脸看着崞和弟弟在热心地读格林童话，两个小头凑在一起，黑发真像缎子一样，不觉嘴角漾起一线笑意。“外老太爷起来没有？”

“刚起来，坐着写字呢。”赵妈赔笑道，“我跟大师傅说一声就来。”说着退出房外。

“我们看公公去。”小娃抬头说。吕老太爷平常在城里住，和二女儿绛初“做邻居”，也时常到孟家住上十天半月。这里的一双粉妆玉琢的小儿女吸引着他，尤其是小娃。

“我等会儿去。”崞仍埋头看书。她看的是《铜鼓》，正为书中少年的命运把心悬着，简直想跳进书去帮助他。

“公公说我们可以到他房间去，每天下午都可以去。”小娃跑过来倚着碧初。碧初抚着他的头：“冰箱里有剥好的荔枝，你自己去拿。公公累了，就快出来。”

“崞，你要吗？”小娃问。崞仍不抬头，小娃跑过去捂住她的书。